

以小家叙事书写社会变迁

雨微



陈昊宇在剧中扮演庄好好

一部好的年代剧，从来不是简单复刻历史，而是把宏大时代藏进普通人的日常，让观众在烟火气里看见岁月流转，在悲欢离合中感受时代温度。由刘家成执导，梅婷、田雨、陈昊宇领衔主演的热播剧《好好的时光》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没有刻意铺陈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堆砌戏剧化的冲突桥段，而是以一个普通重组家庭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将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城市发展等时代印记，悄悄织进柴米油盐、人情冷暖之中，用最朴素的镜头，完成了一次对三十余年社会变迁的温柔回望。

剧集以北方一座工业小城为背景，围绕机械厂八级钳工庄先进和歌舞团演员苏小曼的重组家庭展开剧情。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筒子楼生活，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再到新世纪的城市发展，一家人的命运始终与时代紧紧捆绑。庄先进从受人尊敬的八级钳工，到遭遇国企改革、被迫下岗自谋生路；苏小曼从舞台上的文艺工作者，到在夜市摆摊；孩子们从懵懂少年到步入社会、各自奔赴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却处处是时代留下的痕迹。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人生选择与命运转折，描摹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也让这部剧拥有了超越家庭故事的厚重感。

《好好的时光》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人。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普通人常常是被忽略的背景板，而这部剧却让他们站到了舞台中央。庄先进踏实、隐忍、有手艺、有骨气，即便生活陷入困顿，也从未丢掉做人的尊严；苏小曼温柔、坚韧，在困境中始终保持体面与善良；孩子们在时代的浪潮里跌跌撞撞，有迷茫、有挣扎，也有成长与担当。他们不是英雄，不是传奇，只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缩影，却用最真实的生活，诠释

了“好好过日子”的精神底色。

剧集以小见大，用家庭的变迁映照社会的变迁。筒子楼里拥挤却温暖的邻里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独有的人情味；工厂轰鸣、集体劳作的场景，是工业城市最鲜明的印记；下岗潮来临时的迷茫与不安，是一代人共同经历的阵痛；街头摆摊、个体经营、外出闯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机。剧中没有一句口号式的表达，却通过衣食住行、工作变迁、人情往来，把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变化悄悄铺展开来。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家的故事，感受到的却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代人走过的路。

这种“以小家见大时代”的叙事方式，让《好好的时光》拥有了难得的真实感与共情力。它不美化苦难，也不刻意煽情，只是平静地呈现生活本来的样子：有苦有甜，有聚有散，有失落也有希望。剧集跨越三十余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到国企改制的阵痛，再到个体经济的萌芽，每一个时代节点都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相连。庄先进从“厂里红人”到国企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挣扎，庄好好从电车售票员到歌舞厅驻唱歌手，庄学习顺应“下海潮”经商，王元媛借高考逆转命运，两代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浓缩的社会变迁史。当国企改革让“铁饭碗”不再稳固，庄先进没有沉沦，而是靠手艺重拾生活底气；当时代风向转变，孩子们勇敢追逐梦想，远走海外或创业打拼。剧集用普通人的坚守告诉观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一家人同心协力，就能在风雨中守住自己的“好好时光”。

在当下快节奏、强冲突、重流量的影视环境中，《好好的时光》显得尤为沉静。它不追逐热点，不制造噱头，而是沉下心来讲故事，用细腻的镜头、克制的情绪、真实的细节，还原一段被时光沉淀的岁月。它让我们看到，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日子组成；时代的进步，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藏在每一个家庭的灯火里，藏在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身上。

《好好的时光》不仅是一部家庭剧、一部年代剧，更是一部写给普通人的时代情书。历史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亲历者，也是生活的书写者。《好好的时光》用温柔而有力量的叙事，让我们在回望中理解岁月，在平凡中看见力量，在烟火中读懂时代。这样的作品，沉静、真诚、有温度、有分量，也正是当下荧屏最需要的光。

慢读即冷读

介子平

一个人的书房，便是这个人的全部。快哉天地间，斯人焉所求，信仰改变人，环境也能。沉浸书房环境既久，足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与性格。

伍尔芙说独立房间是写作的基本硬件，书房则是一间容你慢读的场域。深度媒介化语境下，有效阅读不再是一个以理解、思辨、审美为导向的文化行为，而被平台逻辑重新编码，由此成为一组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估的用户行为指标。平台更倾向于推崇可看见、可辨识、可统计的互动行为，算法认可什么，便衍生什么，流量思维的盛行，是对阅读内涵的技术性扭曲，也是平台在微观层面实施规训的典型体现。相争相激的平台目标，并非提升公共阅读素养，而是提高用户活跃度，延长停留时间，增加广告曝光，进而绩效内化，流量变现。

纸质图书，不是退位的王，而是为慢读的具身感知，预留了身体经验的中介。在一定时间长度内，延伸为一种心理过程，由表层理解走向文意理解，最终建构深度的情境理解。人类生产的默会性、个体性、非理性、文化性、偶然性隐形知识，无法充分编码。慢读即冷读，需在特定情境下，反复摩挲，实现注意力的持续，进而突破表层信息，进入深度的文字交互。慢读是进入深读的隧道，深读即决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品尝，即郁郁沉思的路径、风骨峻拔的自省。纸质书给你的预期，手机皆可，三天逆袭，七天速成，手机给了你无所不在的搜索快感，

书却不嬗变，此即手机取代纸质书的根本所在。然图书不仅是文明的物证，更是动态的对话者，灯阑珊，月色寒，读书夜半，如开夜宴，对影成三人，仅此一点，手机阅读不及。

学养入墨，以学养书，阅读改变观念。好奇才读书，读到一篇有启示、具文采的文章，一日心情舒展畅达。读书养气，劲骨热肠，让人情感共鸣；刺世讥时，借题发露，令人心意难平。阅读疲劳，并非目力不济，只因空泛无实，未达共情。别致文字，绝非文体追求，在于思想滋养、精神激发后的起心动念。一个时代的学风流变，往往在于提出问题，而非给出答案，而非从理论到理论的术语操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抽象观念层面，具化为感官体验，深化为情感体认。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创造先于创作，高于创作，创造即另类的发现，创作不过本末次第地表现。

不妨偏径，顿置婉转，谦挹自若，逸散偶然，游离于喧嚣之外，与自己高质量地独处，注意力的集中，开启静谧空间，使你胜任孤独。毛姆曾在劝人读书的文章里说，“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一本书实则是一座庇护所。边走边吃，边老边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由读不读书拉开。把感激默默送给所有点亮过你的人，以及让你毕生受惠的书。

水墨撞上漫画

熊佩文

年画，是农耕文明里辞旧迎新的“视觉符号”，承载着祈福纳祥的集体愿景，王斌礼“迎春艺术特展”马年系列漫画把握住了这一民俗内核。

从《马上有钱》中孩童手持二维码与元宝的趣味组合，到《马上转运》里女子捧金锭与神骏的互动，再到《马上有福》中骑“马”送福的诙谐形象，王斌礼并未陷入固有的描摹。

“马上”系列的命名本身就暗合民间“马上得利”“马上封侯”的吉祥语俗，王斌礼将传统口彩文化转化为视觉意象。画中的元宝、铜钱、福字等符号，更是年画中“招财纳福”主题的直接延续，让观者在熟悉的民俗符号里找到情感共鸣。

王斌礼的马年系列漫画，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对话，是一次民俗符号的当代转译，更是一段笔墨与心意的情感共鸣。在这些或浓墨重彩、或线条灵动的“马”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画家的艺术功力，更是一个创作者对传统的敬畏、对时代的敏感，以及对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深情观照。这些“马”，踏着传统的蹄印而来，却以现代的姿态，奔向了更广阔的艺术天地。



马上有钱 王斌礼 绘



马上转运 王斌礼 绘



马上有福 王斌礼 绘